讀四書叢說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四書叢說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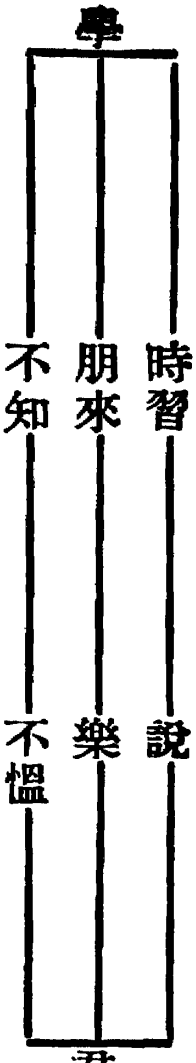
許謙撰

讀論語叢說上

元 許 謙 撰

學而第一

學而章



人之受命於天以生。有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然者。雖事之萬變不齊。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爲。於理之未知者必學而後知。事之未能者必學而後能。已知者時時習之使愈明。已能者時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說。

朋來之樂有二意。善固人所同有。我既得之。而朋友相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人我無間。自是可樂。又我之樂。雖自以爲得。而尚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自近及遠。如是之衆。則是我之學果同於人心而可信。眞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樂。上是及人之樂。下是爲己之樂。

愠只是悶。猶言不樂。如南風詩中。愠字只是熱之悶。

集註。先覺之所爲。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所載者。皆足爲萬世之準的。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學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常。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至於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使指引以求聖賢之心耳。蓋其學未利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覺之所爲五字。作一串看。乃得其意。

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注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內。

程子兩條。只是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說。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爲上提此二事以爲例。謂一日之間。當坐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正而安。頭容必直。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必如齊。齊。謂祭祀對越時也。立如齊。則整齊嚴肅。敬主於中。而恭見於外。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人應物。各隨其則而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步言之。坐如尸。則於坐之始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齊。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之如齊。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卻推就凡所爲上皆如此習。兼此二義看方備。

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之字從心。故曰在心。此字爲說。蓋古字通用。樂本借音樂之樂。喜在外。

象樂聲在外。故曰主發散在外。

順易逆難。學既有得於己。推此善及人。於理爲順。信從者衆。則樂於事爲易。既有學人當知。今卻不知。於理爲逆。既不知我。則當愠。今卻要不愠。於事爲難。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不愠一句。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愠是一截。說樂君子是一截。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愠之所能致。若但不愠。卽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是。我乃悍然不顧。囂囂自得。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孝弟章

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有子之意專主於爲仁。而先引出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行孝弟者。然不止於孝弟。亦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次泛言兩句。承上生下。言凡物皆如末之有本。本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根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梢葉漸長而成木。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爲仁而已。如上文所爲孝弟。乃是爲仁之本。不是如上好資質。方可爲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弟以爲質。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愛物。皆自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此章君子。只如言學者兩字。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有以成德言者。如首章及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有以位言者。如君子篤於親。君子之德風之類。有以學者言者。如此章及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食無求飽之類。可以類推。又有指孔子言者。如君子有三變是也。小人亦有不同。有以位言者。有以行言者。皆與君子相對說。

仁者專言之。則包四者。謂之心之德。偏言則與禮義智爲對。謂之愛之理。此章自孝弟而言仁。所以解愛之理在上。

仁字之訓須兼看。或問通釋。方盡其義。切在仔細體認。

巧言章

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說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說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欺於人。而終爲識者所知。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說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處。皆非仁。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

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三省章

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而曾子惟於爲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厚於他事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所未慊者。日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學未至於曾子。則己之未及者皆當日省。

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非謂爲人謀交朋友爲傳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爲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傳習。無此則非爲己之學矣。然此是本注。故只就章內說。讀者又當推出凡事皆以忠信爲本也。

千乘章

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古註有兩說。

馬氏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周禮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百畝爲夫。九夫爲井。中爲公田。一井止有八家。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邱。則方四里。四邱爲甸。（甸卽乘字。）則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甸。中六十四井出田賦。旁加三十六井治溝洫。不使出賦。六十四井除公田外。止有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每乘則有兩車一曰

兵車又名馳車。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一執御、一執弓矢、一執戈矛。步卒七十二人。在車前與左右。共七十五人。一曰大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謂之一乘也。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

所謂方三百十六里有畸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百里。橫闊十里。知以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計九百成。尙有一百成。卻分爲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又於東南上有闕。卻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該二百五十六井。（十六个十六。計二百五十六。九十六夫。亦分不去。）以一萬井除去九千八百五十六井外。尙餘一百四十四井。難以分爲方。故曰有畸。（若分開計一千二百）

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故有是言。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不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故如此說。

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注只混全說。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耳。若馬氏謂公侯之封能容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爲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

去一然後爲田之數。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然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謂天子六軍也。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今此章未須究竟度數底蘊。且只就用處看。

集注。五者反覆相因。下因乎上。謂如此然後能如此。上因乎下。謂如此又不可不如此。

弟子孝弟章

此章非言學者之大全。只說爲人弟子事。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隙之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爲。才有餘暇。便當讀書。兩事皆不可廢。

謹信守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爲行之大。故言於先。其實以謹信二事。貫於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衆親仁皆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於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

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功處。心主忠信。貌存重厚。內外相應。方可爲學。不忠信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經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人資質稍聰俊者。最要戒輕。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擔當得去。

貌厚重是用功於外。心忠信是用功於內。乃內外相養工夫。雖然欲貌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虛妄者不能

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爲主。總修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爲主。是出言制行。待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每事又首尾主於誠實也。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主於行。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而存卽是入。舍而亡卽是出。此章忠信。卽是操心之道。故只引兩句。

游氏學以成之之說。有古註學則不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文公以論一章大旨。條暢明白。故取在圈外。

愼終追遠章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愼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踈。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旣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愼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旣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旣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旣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又其德爲厚。上之人旣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愼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章

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愚按。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疑其爲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爲子。稱夫子爲仲尼。他無比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審矣。

聖人所經過人卽化。有所存主便神妙。此等處未易窺測。而觀聖人者。只就德容上看。文公此句。有不滿子貢之意。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至後篇答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足以見子貢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眞學者之勸戒。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與之言政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爾。不願乎外。卻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注。皆是體貼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休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

此五者只是禮恭而德盛乃禮恭之本。

父在章

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禮之用章

金先生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爲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卽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慈惠。卑尊上下至辨也。而粲然有文之中。每有歡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飮食合歡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宴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湢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合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愚按。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弊。禮之體雖嚴。非和不足以行。或一於和。而失嚴敬之本。則流而不可行一也。此未是言禮之全體。只是言用禮。就逐事上看。以下節禮字。則知上節禮字。不要重看。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起說此章全體。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故曰禮之所以立。和是用禮處。故曰樂之所由生。立字生字有輕重。細玩可見。朱子又進一層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所以又不曾說樂字。必合金先生合同交通之意者。合同交通雖是就制禮處言。然所行卽所制之禮也。

信近章

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禮。

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

上兩節言行是修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集注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始者信也。恭也因也。終者復言也。遠恥辱也。可宗主也。慮者欲近義禮。而得其親也。謹者必近義禮。而得其親也。

無求飽安章

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理爲如恐不及。又不但主於行事而已。至於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謂爲學務時敏是也。

就有道而正。謂心有憤悱而辭之未修。行之未果。因問辨而達之者。固正也。高山景行。聽其言。觀其行。默識而興起。得以達其辭。善其事者。亦正也。

有道而正。本注只說正其是非。蓋上面言君子。則是有志於爲學。而非常人矣。故其所敏愼者。皆是向善上事。但未知必當於理否爾。此夫子之正意也。圈外乃取尹氏之說。恐流於異端。則是併欲正其學之邪正矣。此是兼後世爲學者言之以防弊。夫子時未有此等學問也。若果欲戒此。則聖人之言必別。

貧富章

此章貧富二者相對者。蓋貧者見富者則卑屈。富者見貧者則矜肆。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卑與肆反。屈與矜反。此二者。曲盡貧富之態。蓋不期而然也。往年目擊一事。眞有類

此。鄉間有親兄弟異居者。兄貧而弟富。弟每以錢財周其兄。實無閱牆之事。但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兄揖其弟甚恭。而弟揖其兄甚倨。竟若易置兄弟然。稠人之中。彼此皆安之。而無媿色。以禮律之。則弟當坐不弟之誅。而其兄亦有不能安分之罪。固無足道者。亦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必至。兄弟尙然。況他人乎。非君子不能自守也。

貧富固當對看。人情必如此。但此態爲之既熟。則貧者無所不用諂。富者無所不用驕。亦不擇貧富而施矣。

引詩固是子貢因孔子言而知學問之道無窮。不可少得而遽止。在答樂好禮之後。然關上節說。則無諂驕切琢之事也。樂好禮磋磨之事也。但不可謂專言此爾。

始可與言詩。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才可以讀詩。非謂足以盡詩之用。亦是引而不發。

集註。無諂無驕。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禮。學者須體認。何以能自守。又何以進於心廣體胖安處善樂循禮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驕。知天理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非深造者不能知也。細體認兩節意可見。

無諂驕只就貧富裏做工夫。貧者常守。定不要去諂人。富者亦常守。定不敢去驕人。是把貧富做要緊事。而著力持守。不肯放慢。至於樂則知命樂天。安於道義。外來者不足以改其樂。豈知所謂貧禮非富足者

不能行。既富則足遂其好禮之心。唯恐行之不逮。何暇顧其富。是謂超貧富之外者。

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知暗關上兩句。見得末若兩字意。

往者所已言。指樂與好禮。來者所未言。指切磋琢磨。言義理無窮。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然不切以下是說。凡學問之道如此。而處貧富亦在其中。

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

人不己知章

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卻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卻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

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分明傾軋。而亂亡至矣。
集註。是非以事爲言。邪正以心術言

爲政第二

爲政章

此章爲政。只如言爲治。不必把政字重看。著箇法制禁令來。都說不行。不然。則此政字先見。朱子何不於此立訓。而於後章見之。此既云正人之不正。只如言治人之未治者。治人者不以德。則不足感人。若一出於德。則心說誠服。興起向化。自然歸仰不逾也。
北辰。非徒喻爲君。意多在德。上爲政以德。則能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自共向。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如舜恭己正南面。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集註三無爲字。皆就居其所上發政。即法制禁令。自不可無。但有德者。有政即是德政。紀綱既具。以德居之。則民觀感而化。無爲於政者。固不必用智作爲也。若無德而任智尚才。則有爲而民不化矣。
極是四方合湊至中恰好處。天之體雖大。至中恰好處。即是北辰。天全體皆運行。惟此處爲之樞紐。其位不動。北極雖有一星。而此星亦動。北辰卻在極星運圍之中。星屬陽。辰屬陰。辰是無星處。凡天無星處。皆謂之辰。此辰是居北之辰。南極卑而隱於地。故不言。

詩三百章

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誠也。蓋誠是實理。在人則爲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稱之。

道之以政章

夫子言爲政當以德禮。若但用政刑。而無本。不足爲善治。然但謂不可獨任刑政爾。非謂但用德禮。而不必政刑也。蓋德禮固能化民。而非政則德意不能遍流於下。所以平天下必用絜矩之道。有法制禁令。則德澤方可下流。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刑亦不可廢也。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強合爲一。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

集註。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志于學章

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所以朱子於志于學下。便釋曰。學卽大學之道。又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

竊謂立是能處常。不惑是能應變。知命是極其本原統會。耳順則化矣。

集註程子前條。謂聖人進德。未必果有如此等級。但立言勉人。使及時修德。第二條謂聖人所以言有等級之詳。使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徒慕高虛。此爲後學者甚切。胡氏第二條兩說。前說卽程子後條意。後說卽程子前條意。以其言尤直捷。故文公取之。文公之言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蓋聖人之言。無非實理。豈有心實自聖而鑿空譔出許多節次以欺學者。金先生謂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此言極得聖人之意。然十年一進。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者。

懿子問孝章

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適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旣爲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故以庶長爲孟。而諸弟宗之。慶父爲孟孫氏。牙爲叔孫氏。友爲季孫氏。慶父視莊公。則己爲仲也。故又曰仲孫氏。

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

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爲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三家僭禮。因魯僭天子。故三家僭諸侯。有併及天子之禮僭之者。如三家視桓楹喪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繅藻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喪服御。無非僭也。處己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

葬禮。諸侯用桓楹。謂於椁之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綍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蓋碑立如雙柱然。諸侯用四綍貫二碑。大夫則二綍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綍貫大楹也。綍音律。撥者、引喪車之紼也。禮諸侯輴而設撥。輴、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輴。僭諸侯也。輴、勑龍反。八佾雍徹始僭天子禮。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旅、道也。屏、謂之樹。繅、讀爲綃。繒也。繅藻丹朱。以爲中衣領緣。皆諸侯禮。緣、越絹反。其餘當時大夫多不得禮之中。如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隘。濫者、僭於己。奉親可知。隘者、祭不及於禮。他亦或可見矣。

武伯問孝章

以集註前說言之。則爲人子者。須當謹疾。愼起居節飲食。皆謹疾之事。而朱子又以一凡字該守身之大法。以後說言之。則疾病或爲六氣所尅。自外而來。非人所可謹。事爲乃自我作。人所當制。兩說皆是。從唯字上起義。但前正說唯字。後反說唯字。前說則爲凡學者切。後說則於武伯身上切。蓋武伯非善人故也。

子游問孝章

非謂以犬馬比親。夫子以貴賤之絕相遠者言之以曉人。然至於兩字所包甚多。謂自父母以下兄弟妻子奴婢以至犬馬爾。金先生謂有養之養作上聲讀。意自明。

子夏問孝章

聖人各因四子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程子之言盡矣。然學者總是四人之失者反之於身。事親必盡禮。毋過於節而陷親於惡。毋不及於節而不能說親之心。修其身而不至於不義。謹其身而不至於有疾。以貽親憂。養而能敬。服勞奉養而能愛。進退於是。豈非孝之全者。勿徒究四子之失也。

如愚章

如愚。承教時也。其私。臨事時也。師友難疑答問之際。須是見識開明。事理通達。直下承當。是之謂發。顏子既無疑於夫子之言。心領神會。知不曾見於言。但實踐於行。故聖人着箇亦字。謂雖不言。而其行亦足以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愚於發對。置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閑慢語助辭。

視其所以章

第一句分君子小人。下兩句只觀君子。大凡爲君子難。爲小人易。人只是善惡兩端。此章是就人所習上說。所習者既不善。便是小人。更無可議論。又是爲善卻有淺深不同。須是自源頭用意便善。而又能安然不勉強。方是君子。若未盡後兩節事。雖君子。其心只小人。

温故章

古注。温、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註云。尋、温也。鄭註中庸温故曰。温讀如燖温之温。則尋是温尋舊熟食也。温字但當正能尋字。今集註曰。尋、繹也。是兼取古註下句說。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故非一也。必時時温之。或温此。或温彼也。温則必有所得。温此有得。温彼亦有得。一温有得。又温亦有得。時兼衆故。每兼累温。時每二字。註中活眼。

故學矣不温。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温。則守之固而在我矣。雖温而不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温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亦有窮矣。

不器章

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爲趙魏老滕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綏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爲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龐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爲邑令。全體不具也。

先行其言章

聖人以言行對舉。教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愼言也。此章因子貢問何謂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之人。其

所言皆是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於行。既行得徹。然後言之。是言卽所行事也。

學思章

學以事言。思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習其事而不思其理。則昏罔而無得。但思其理而不習其事。至於臨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學者知行兼進。

異端章

集註。佛氏之言。尤近理者。謂其言欲窮極高明。蕩滌查滓。不見可欲。而自無累。舉世之物。不足以溺之。說心說性。直欲超六合之外。故高明者。每樂簡便而喜超越。多趨之者。至於大而天地萬物。內而身心。皆作虛妄而理則謂之障。故雖實得其所謂道者。其於應事頗倒錯亂而無分別。兼無父無君之禍矣。

誨由章

章內六知字。稍有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知者。知事理也。第一知字。是總指子路心知無所不知者也。次四知字是知與不知之實。末知字是指已知之者。與第一字雖相類。而該不盡上知字意。集註。不能盡知。是說不知者。不害其爲知。是說知之者。又有可知之理。雖是補意。卻是從不知上來。須要看上面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一句爲主。則下面知字。自有著落。

通釋意與集註不同。把是知也一句。通結知之不知兩句。謂纔分別得知與不知分明。此便是知。所以引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若是則是知之知。在知之不知之外矣。聖人意若果如此。其辭必異。不把六箇知字滾說。子路言子之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無臣而爲有臣。皆是以不知爲知者。夫子告之事君曰勿欺。亦是戒此。故集註著強所不知一句在上。方說得子路切。而章意皆明。

干祿章

子張學求祿之道於孔子。孔子答之曰。於古今之言。多有所聞。有疑而未信者。闕之不言。其餘不疑者。又當謹愼而言之。如此則言必當理。人少有尤怨。於古今之事。多有所見。有殆而未安者。闕之不行。其餘不殆者。又當謹愼而行之。如此則行皆當理。少有悔心。能謹言行。至於寡尤悔。是將成君子之德者。上之人必舉而用之。豈舍之乎。故曰祿在其中。子張之言。病在干字。夫子但教其謹言行。

殆、危也。危字與疑字意思相近。只是於事危疑處。決未破。若行。必未穩。所以闕之不敢行。

集註。罪自外至。謂言輕則招災禍也。

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卻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蓋謹言行者必得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水旱之災。則饑矣。故曰餒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民服章

居敬窮理爲舉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舉錯當。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使民章

上莊孝而民敬忠。是感化。慈與舉善教不能而民忠勸。是感應。

康子問。何以使民敬忠勸。夫子告之以三者。意謂民固不可使之如此。然在上如此。則民自有此應。聖人則字。專對他使字說。是止就敬忠勸三者說。張宣公謂在上者但爲所當爲。則下民自應此舉。凡例說在上所當爲。不止三者而已。其說稍寬。故置在圈外。不然。則其說首尾皆備。何不收在本註耶。可見集註精擇如此。

人無信章

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與人接處。此喻至切。

損益章

四可知字不同。二與三指已往而言。謂損益者可知。一與四指未來而言。四則又總言因革者可知。聖人之意。是就禮中有損益。不可將損益與禮字對看。故集註謂禮之大體。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小過不及之間。中間兩可知字。雖曰損益者可知。乃是就禮中損益其小節爾。故中二可知亦包禮字意在其中。胡氏言損益制度文爲。亦是上面天敘天秩之制度文爲爾。

集註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天地流行一氣而已。其來則生物。爲息爲陽。其去則物壞。爲消爲陰。故曰陰陽

二氣錯綜。分而爲五。曰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五行雖分爲五。陰陽又各在五行之中。然五行以氣言。氣之中莫不有理。人稟五行之全氣而生。故皆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智。土神爲信。以五行之形言。木時發生。金剛斷制。火有文彩。水善流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亘宇宙。窮古今。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

文質。謂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忠、實也。夏代凡事忠實。無文華。質。雖亦是實。然質與文相對言。質則已有許多朴素在此。但未十分加文飾。是忠與質不同之意。周又於上加以文華。三代之禮。只是一節文。似一節。

十二辰。橫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天之樞紐。居其所不動。圜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者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所以建之方。卽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其間以會運世。歲日月時紀數。少言之則爲歲月日辰。大言之則爲元會運世。皆以十二三十起數。一會一萬八百年。大約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物。戌會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則又生天。以歲比之。春月在寅。爲生物之時。秋月在戌。爲閉物之時。以元與歲相類。故有天下者。以斗杓所建之月取以爲歲首。建寅爲首。取生物也。丑爲歲首。取生地也。子爲歲首。取生天也。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殷以

人依地而生。遂用地正。周又以地倚天而成。則天爲原。故用天正。所謂統者。以律而言。蓋黃鍾應子。大呂應丑。太簇應寅。律管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六寸又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八寸。以其得全寸無分毫釐忽之數。所以統餘律者也。故謂之統。而林鍾之位在未。故以對衝之大呂爲統。東萊先生曰。三正迭用尙矣。蓋自上古以來。更用之也。然春爲歲首。生物之初。民事之始。冬不可以先春。故孔子曰。行夏之時。言萬世不可易之道。

疏家謂堯用丑正。舜用子正。愚恐不然。以理度之。禪讓如父子相繼。奚必改易。以事實言之。古者雖改正。而不改月。人君卽位。必在正朔。太甲卽位及復位。皆書十有二月。而舜居堯世。巡狩四岳。用二。五。八。十一月。皆合方與時。可見皆不改月數。然則凡言正月者。寅月也。舜受終文祖。則曰正月上日。格於文祖。則曰月正元日。此一事關係唐虞三代。而其文如此。可見非以建子丑爲正明矣。

皐陶謨言。天敍有典。天秩有禮。天敍者。天理自然之倫敍。其典。卽五者人倫之常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其禮。卽五禮也。

以一歲知一元

一元　十二會　以歲言

子開天　十一月　周代以地因天立・故用天統・以子月爲歲首・

丑開地　寅生人開物　十二月　殷代以人因地生・故用地統・以丑月爲歲首・

卯　正月　夏代以人事爲主・故用人統・以寅月爲歲首・

辰　二月

巳　三月

午　四月

未　五月

申　六月

酉　七月　消物消人及地

戌　八月　消地及天

亥　九月

十月

天地一元之數

元	會	運	世	歲	月	日	時
一	十二	三百六十	四千三百二十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三十	三百六十	一萬八百	十二萬九千六百	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十二	三百六十	四千三百二十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三十	三百六十	一萬八百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十二	三百六十	四千三百二十
						三十	三百六十
							十二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尙可敢忍爲之。何時不可敢忍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古註。季氏謂桓子。蓋與孔子同時。

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註。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朱干玉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籥。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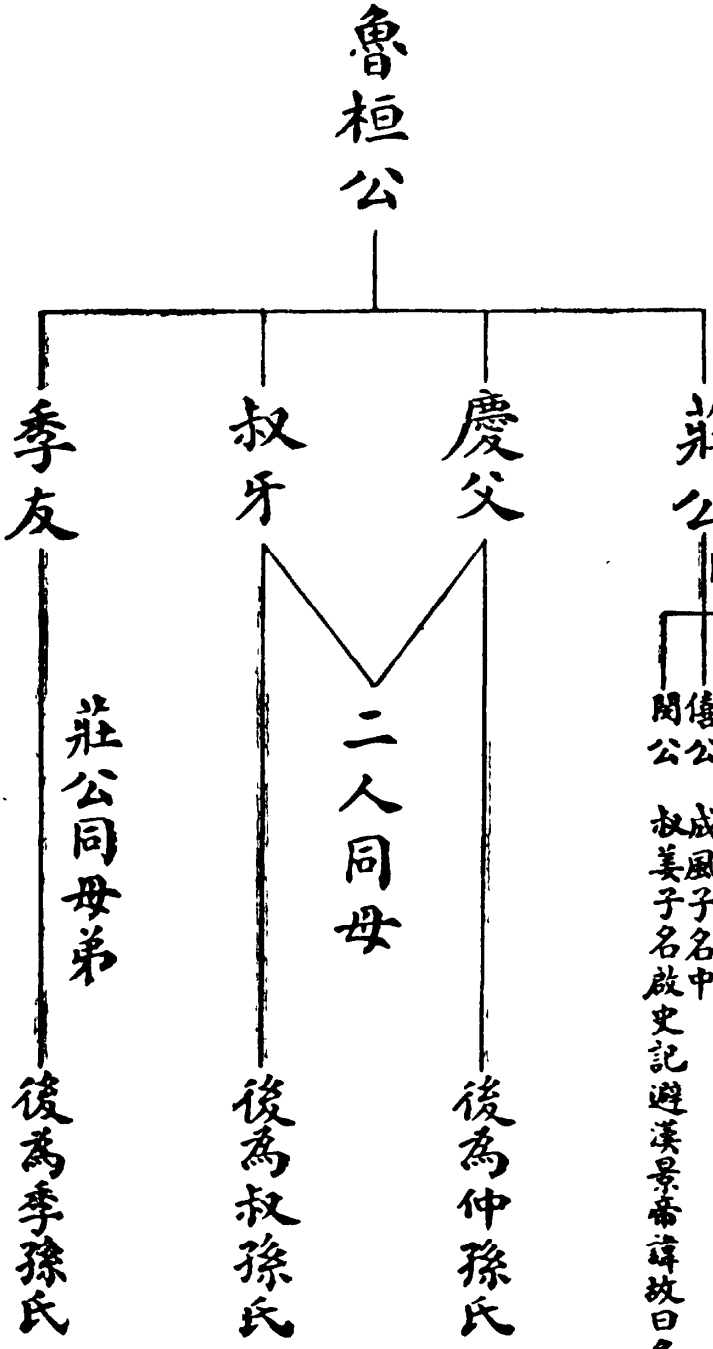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註。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疏引服虔云。用六爲四十八人。用四爲三十二人。用二爲十六人。集註取此。疏又謂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或問取此。

三家章

奔走無辟公之相。祝號非天子之稱。故曰奚取。此章聖人有惡之之意焉。有憫之之意焉。至於譏之之意。則併及魯也。

魯桓公取齊女。生子曰同。又生友。證成曰成季。又曰季友。又有庶子二人。長曰慶父。證共。故曰共仲。次曰牙。證僖。故曰僖叔。又曰叔牙。二人同母。桓公卒。子同立。是爲莊公。莊公亦取齊女。是爲哀姜。哀姜無嫡子。其娣叔姜生子開。莊公妾成

風生子申。又嬖黨氏之女孟任。生子般。愛而欲立之。公疾。問於叔牙。叔牙欲立慶父。公又問季友。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殺叔牙而爲之置後。立叔孫氏。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卒。成季立子般。十月慶父弑子般而立開。是爲閔公。成季出奔。閔公立。召季友歸。二年哀姜與慶父謀欲殺公。立慶父。故慶父又弑閔公。成季奉公子申出奔。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出奔。成季奉申歸立。是爲僖公。遂召慶父而殺之。亦爲之置後。立仲孫氏。古者次子稱仲。庶長稱孟。而慶父之長。則莊公也。其子孫不敢上與君敵。故以慶父本庶子之長。故曰孟孫氏。僖公賜季友田。以之爲相。其後爲季孫氏。遂世執魯政。



禮樂章

此章重在仁上。游氏註是正意。故爲本註。凡禮樂有本有文。在心之敬與和。是其本。在文者。禮則玉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樂則五聲八音歌辭舞節皆是。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皆得其宜。是禮樂皆爲我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卻去用禮樂之器。則意不相洽。只是具文而已。禮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做去。如何會感動得。

游氏正說收爲本註。程子是就凡事上說禮樂本意。是不仁。（闕三字。）則不能用禮樂。程子是不仁則事事無禮樂。不仁是主於心言。李氏是主人言。故程子李氏說在圈外。然程子謂失正理。卻接得上人心亡之說緊。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章

本字。昔日作本始說。看來不若作本原說。言本原則始意在其中。本字既可與文字對。而末流之弊亦可對言之。與集注禮之全體亦無礙。

易、節文習熟也。喪禮言易。是於送死之禮。如飯含斂殯之節。擗踊之數。皆習熟而無差。如此固是好。然但一心只是要行禮節。於哀戚未必盡情。蓋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一旦永訣。自是哀痛入骨髓。皇皇如醉如夢。只理會得哭泣哀慕。雖知有許多禮節。亦未暇盡行。故古者喪必有相。凡禮儀皆相者掌之。若喪親者。只如他事行禮一般。行一番過。於骨肉之恩。似不相關。

喪禮節文。自屬纊沐浴飯含斂殯葬祭之節。擗踊之數。衰麻冠扉之等。飲食居處之常。凡爲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禫。皆是。扉、父沸反。

集註。哀痛、見於貌者。慘怛、發於心者。

禮貴得中而下四句。爲此章之主。夫子以儉戚答其本。而禮之中乃在奢儉易戚之間。須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

范氏。祭喪兩節。檀弓全文子路聞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章相類。故取以爲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禮之首也。故易置先後。

楊氏取禮運汙尊抔飲之言。說得儉字出。汙尊、謂鑿地汙下以爲尊。抔飲、謂以手掬而飲也。

夷狄章

有君亡君。主於位而言有之無之也。故集註曰。不如諸夏僭亂無上下之分。此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之言。是責其君。推說也。

泰山章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註。故、謂凶哉。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此說旅字。亦恐未爲的當。禹貢兩言旅。皆祭山也。豈亦故耶。

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叔取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

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若代魯行事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所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染季氏之惡。則如閔子辭其仕可也。

集註。不輕絕人句。絕盡己之心一句。是言聖人。

君子無爭章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六。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說、音脫。

巧笑章

子夏只是疑素以爲絢分一句作以素爲絢意。故問。按字書。采成文曰絢。會五采以畫曰繪。本意是說用素以爲絢。謂先有素卻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下一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是集註添此一層說。

禮器曰。甘受和云云。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楊氏引其大略。改作苟無其質。禮不虛行。行卽道也。

杞宋章

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皇王大紀曰。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此事實也。與尙書史記合。樂記之言。記者之失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攝政。武庚乃與三叔比。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東監邊兵。及天動威。彰周公德。成王悟。迎周公以歸。於是武庚三叔叛。周公乃奉成王誅武庚。然後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宋爲故亳商之舊都也。封微子。乃在克商十年之後。此其實也。

禘自章

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宗廟之最尊者也。然諸侯亦有始祖廟。而君子報本之意無窮。故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然世數旣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向而配之也。禮家言。五年一禘。蓋以三年一祫。比例爲說。春秋纂例。謂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武王崩。成王幼。三監與殷叛。周公以叔父之親。冢宰之任。誅之而天下定。制禮作樂以教化百世。周公薨。成王思其勳勞。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效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曰以搰杵以梧以擣之。而和酒中。其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魂魄者。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氏註。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魄也。聰明特舉其類爾。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魄之所爲。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魂所爲。卽氣也。故魂與魄合。則能運用而爲人。魂魄離。則氣升魄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散之魂魄而來享。故燔燎羶薌。鬻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鬻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馨香上達。故以求魂。鬱鬯下達。故以求魄。各

從其類也。覿音諫。俠音夾。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對坤乾焉。又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禘之說章

集註。報本追遠。祭宗廟者皆然。惟禘爲最深。仁孝誠敬。祭宗廟者皆宜盡。惟禘爲當至。深字與至字相應。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讓過。

祭而鬼享。則誠爲不虛。始祖之所自出而欲感格之。故非仁孝誠敬。不足以與如知禘之意。而誠意仁心。足以格此神。則以此而應天下之事何有。故曰知其說者。如示諸掌。

仁誠是體。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主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孝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之發以應他事。何所不當。

仁孝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主於禘。仁誠關之於天下。禘者。孝敬自仁誠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夫仁。則何事不極其當乎。有此四字。方見禘與天下是一貫。夫子所謂知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子細體認。

祭如在章

祭如在。當爲在存之在。有事死如事生之意。

媚奧章

自堂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爲窔。東北爲宦。西北爲屋漏。西南爲奧。入戶目之所視。先見宦。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爲最深之地。故曰奧。窔音杳

集註。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註。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註又引逸禮中霤禮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餘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他皆如戶禮。祀門之禮。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設盛於俎東。他如竈禮。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輟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設主於輟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設盛於俎東。祭肉。他如門禮。（以上皆中霤禮文。）疏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特牲者。特牛也。諸侯或亦當然。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奠

之筵上。乃出尸迎尸入。卽筵而坐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竈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盛則設於俎南。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內之下。

按五祀之主。戶主闕中霤主北向。門主闕行主南向。竈主西向。疏又曰。月令五祀。蓋殷禮也。周天子則七祀。加司命與厲。此見祭法篇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周禮宮正註。祭七祀於宮中。則又與上廟祭之說不同。

射不主皮章

凡射必有的。其總名曰侯。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諸侯大夫士中之。得爲諸侯。故曰侯。天子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二侯。熊侯、豹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凡侯皆以布爲之。其形必方。每三分之以爲飾。大射之侯。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爲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元。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而畫其獸頭。謂先就布上上顏色了。卻畫其獸。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中凡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也。然古禮中又自有主皮之射。庶人爲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與此章註內意不同。又有貫革之射。軍旅用之。

樂記。武王散軍而效社。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散軍。謂起

而伐紂者皆散而歸民。郊射、謂爲射宮於郊。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以歌爲節。此言行禮射而息武射。所以虎賁之士皆說劍而服裨冕搢笏也。說、音脫。

告朔章

古者以竹簡爲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想只是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矣。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兩其字。指告朔而言。謂爾愛其告朔之羊。以爲無實而妄費。我則愛其告朔之禮。恐因此名而後可復其實。

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氏註。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皮弁下天子也。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繫之於中門。而日斂之。藏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註。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乃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也。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關雎章

關雎詩是文王宮中人知后妃之德。欲求以爲王配。既得之。而作此詩。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思。求之既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哀樂皆是宮中人。不是就文王身上說。所以不淫不傷。樂、主第三章言。哀、主第二章言。

關雎第三章。是追言文王娶太姒已有成說。但未至宮中之時思之也。寤寐而思。皆主太姒。非泛然思得內主也。

問社章

周禮禮記之文。及諸儒之說。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示。而以勾龍配。勾龍者、古諸侯共工氏之子也。有平水土之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其主、則石爲之。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其日用甲。

管仲章

三歸、臺名。三歸、算法也。言作臺度其基，廣袤若干尺。高若干尺。而其頂廣袤若干尺。取上下之數中折之。則其半廣袤若干尺。以爲作臺之數。

攝官者、大夫采地少、祿入不多、故家臣一人、兼管數事、若不兼攝、而一人管一事、則官多俸祿亦多、大夫所得公家之祿、不足供之、

此二事皆言仲之奢、以答或人之儉、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皆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

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之間、延賓升堂、以爵酌酒獻酢、畢、覆爵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

金先生謂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來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以延之、

此二事皆言管仲之僭、以答或人之知禮、

當時之人、但見管仲匡天下之功高、仰慕他不暇、忽聞夫子言他器小、不知所謂、乃疑爲儉、及夫子言仲奢、又疑爲知禮、夫子雖不明言器小、只就奢僭兩端、便見得器小處、奢僭不能盡器小之意、乃器小中之一事能盡、大學之道、自然器大、

夫子屢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業言、此章以學言、

集註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致主於王道、大學之道八事、先以修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

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所謂致主於王道。不是要管仲輔齊桓公爲王。只是要教他行王者之道。人之大倫有五。行之各欲當於理。先王之道。不過如此。人倫之中。君臣爲大。桓公雖曰尊周。亦多是自爲其國。諸國貢賦。多入於齊。未爲盡臣節。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是王道。湯未伐桀。武王未伐紂以前。皆是王道。非謂湯武伐桀紂取天下爲王了。方才是王道。伐桀紂自是不得已爲之。所遇時不同耳。

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之間。故坫在兩楹間也。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上。西階上拜。主人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

語樂章

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太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

本註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氏之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朱子必有意也。今玩經文。蓋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樂之作。八音並起。其聲急促。翕然以合。此樂之始也。及入調既深。則放令悠緩。卻要八音和合。如出於一。所謂八音克諧。雖是合一俗。又要每器之聲。各各明皦俱見。不可高

掩下。濁亂清。所謂無相奪倫。此樂之中也。及曲將畢。則收拾歸宿。有絀繹相續不絕之意。此樂之終也。大抵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六律爲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言。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其爲是歟。

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笛管簫篪之類。匏、蒲也、笙竽也。笙竽之下用匏上卻用竹。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儀封人章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夫魯適衛。過儀。其此時歟。

論語中。當時隱君子見孔子者七人。儀封人。晨門。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蕢楚狂接輿。獨儀封人見得聖人意趣。其餘惟知以隱爲高。與孔子意不相合。

韶武章

古者帝王得天下。必作樂祭天地鬼神。以告成功。韶、紹也。舜受堯禪。故作樂見繼紹之意。其樂調與樂聲舞態。必皆有紹意。武王伐紂得天下。故作樂亦見征伐之意。韶樂今不能知。樂記言武樂有發揚蹈厲之容。夾振駟伐之事。是於樂中見用武戰鬬之意。舜武皆聖人。不是征伐便不及堯舜。然禪讓氣象自是好。征伐氣象自是不及。故曰。武未盡善。發揚蹈厲。是武態。奮發揚起步蹈而有猛奮之容。夾振駟伐。駟卽四字。夾振、謂夾舞者振鐸以爲節。武舞凡六奏。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

居上不寬章

居人上當寬。行禮當敬。臨喪當哀。能寬敬哀了。卻於寬敬哀中觀其得失。不是寬敬哀之外觀其他事。

里仁第四

約樂章

聖賢言不仁字不同。如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是未能盡全體之仁者。此不仁字至輕。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未盡善之。闕九字・亦輕。如曰不仁哉梁惠王。不仁者可與。闕八字・德者。此不仁字至重。此章所謂不仁者。雖闕八字・人。然聖人語意。亦是言曾知學而未深造。闕八字・曰守但不能久長處之耳。此不仁字雖未。闕九字・兩不仁則有間矣。

闕十字・困是貧窘。聖人約樂是互舉。蓋久約者。闕九字・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二字皆以水喻。濫。闕九字・不得底意。淫是水過滿而流出之意。蓋闕九字・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闕九字・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闕九字・蹤。是濫與淫意象上蔡一二之說形容闕九字・認。

惟仁者章

闕十一字・看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闕十字・然後好惡之。而其好惡則輕重進退。闕十字・如大學中言可見大綱。集註無私心。闕十字・盡二者然後謂之能。闕十一字・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知人善惡。闕富與貴章

闕十一字・後富非有才德勳勞者不得位若才闕十字・卽爲百揆司空亦處之不疑後世富闕十一字・士而已可應科且或仕者品格已闕十字・所當得者皆是以道而得富貴不以闕十一字・掊斂君子自無此或問謂一時不闕十一字・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闕十一字・不能立身不守法度博奕好飮酒闕十一字・道君子自無此士不以其道得之闕十一字・累之類我旣不爲得貧賤之道而闕十一字・命不妄求去此若求去貧賤卻是闕十一字・足爲君子仁者天下之正理君子闕十一字・之富貴貧賤自然不處不去此上闕十字・顚沛三節一節密似一節亦只是隨闕

闕十二字・言安貧賤耳不處富貴是擇義不闕十一字・則樂天其行仁之君子闕十二字・違去仁卽下文違仁也俗作上聲闕十一字・義仁是心德如何除得了闕十二字・要守命固

闕十二字・十先要取舍分明若取舍不明決闕十一字・雖有存養工夫何益如屠者禮佛闕十一字・日存養纖悉必當理至遇當取處闕十一字・亦緊要謂身之所居旣正則存養闕四字・

我未見章

闕十二字・仁成德故同稱未見次是一日用闕十一字・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未見闕十一字・之人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爾好闕十字・孟子明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則是闕十字・常常照顧不使一毫不仁之事見之闕十字・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爾故闕十字・曰皆成德之事也不可將惡不仁

者。闕十字。重庶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相去。闕三十九字。辭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闕十一字。一般。及章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闕十字。之意。卻在有能乎三字上。

人之過章

闕十字。人行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闕九字。見。闕九字。過字失是錯誤。過是太過。具此兩字。方盡。闕三十三字。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者。本文如此。受汙辱之名。是指持衣自首請罪之時。過言私賦民錢。非言市衣進父。蓋喬夫賦民錢時。未知得汙辱之名也。及父責之。而促伏罪。祐既聞之。始有汙辱之名爾。祐是其以實首罪。又能具說父言。故從而赦之。汙辱之名則不可泯矣。然終是爲父之故。故曰觀過知仁。二句所指不同。讀者亦當詳之。汙辱、本傳作汙穢。

聞道章

聞道、非謂耳聽得。直是此心與道契合。蓋於天下事物之理。逐一窮究。積累之多。至於天理流行融會貫通處。如曾子聞一貫而唯。顏子聞克己復禮之說而請事斯語之時。方是聞道。道是事物當然之理。既得聞之。則凡應事皆合乎禮。甚而至於死。亦無不可。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爲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程子二條言死。恐有兩意。上條正命而死。下條死之之死。本註生順死安四字。混融兼包二意。

恥惡衣章

前章苟志於仁則無惡。此章志於道而有惡衣惡食之恥。可見前章是苟字緊要。道卽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爲外物所動矣。此見聖人言語一字之嚴。而學者不可以不誠也。

無適章

集註。專主是適字正訓。謝氏適可也。是對莫不可說。

心無所住。佛氏之學正欲如此。與無適莫全不同。他無所住。只是要不著物。舉天下萬物皆是累。故必此心常是湛然。無纖毫點染。無適莫者。有義爲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蓋聖人用物。釋氏忘身。冰炭自不可相入。

無可無不可之間。謂可之間與不可之間者。義在何處。非二者之間是義也。

懷德章

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卽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集註。此章之間字。與上章之間不同。卻是公與私二者之間。幾微分別。行向公則懷德懷刑。向私便懷土懷惠。學者正要就此之間上用功。使心路不可流向私邊去。

禮讓章

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總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尙奈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一貫章

孔子言吾道。曾子言夫子之道。讀者要見夫子是以身教。而在門者皆就聖人之身而學。非是論說義理而已。

一貫。譬如以索貫錢。雖千萬錢之多。只一索可以盡貫。天下事物雖無窮。卻只是一箇道理貫串在裏面。理之原出於天。在天地雖渾然至大。而事事物物各自不同。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天理一箇大源頭分析來。所以謂之一理貫萬事。但禮雖同。須是就一事一物上看得透。行得徹。及萬事萬物上皆如此。然後可見總會處。聖人固是生知。如曾子亦是先逐事物上窮究力行。義理純熟。積累得多。夫子只把一言融會他零碎底成一片段。若於事物上不曾見得道理。便說一貫。只是虛談。窮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貫之義卻又窒塞。

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卻只是論造化云爾。此章意

不相似.

曾子平日於夫子所爲隨事精察力行.但見一事是一理.猶覺費力.故夫子言我所行之道.是一理以貫萬事.是使曾子達此理而見之行事.以身先者告之也.曾子既聞夫子之言.一時融繹通徹.洞見天地萬物原委.渾然之大而纖悉粲然.條葉之繁而本根有在.自是行事之間.便可入此境.尙何疑之有.既以一唯當之.隨卽融化忠恕以告門人.夫子謂之一貫.而曾子謂之忠恕.只是此一語便見得眞契此旨矣.是亦以身所先得者教門人見之行事也.大率此章不可專作知看.正是說行處意多.

忠恕二字.上承夫子.下接門人.曾子平日用功於忠恕.今旣造一貫之體矣.則門人勉夫忠恕.豈不足以踐此地乎.

而已矣三字.要看得有力.要見得學者以忠恕體一貫.眞可以見其實.行忠恕造一貫.眞可以達其境.

集註推己二字.是恕之正訓.忠恕本是學者之事.曾子爲門人未能達一貫之旨.故借平日講明忠恕二字以釋一貫之義.大凡恕與仁.只分生熟.生者是恕.熟者是仁.恕須推己(以己推度他人).仁只安行.一貫是聖人事.仁道也.若以恕行之.推得熟.亦至於安行.故忠恕解一貫最切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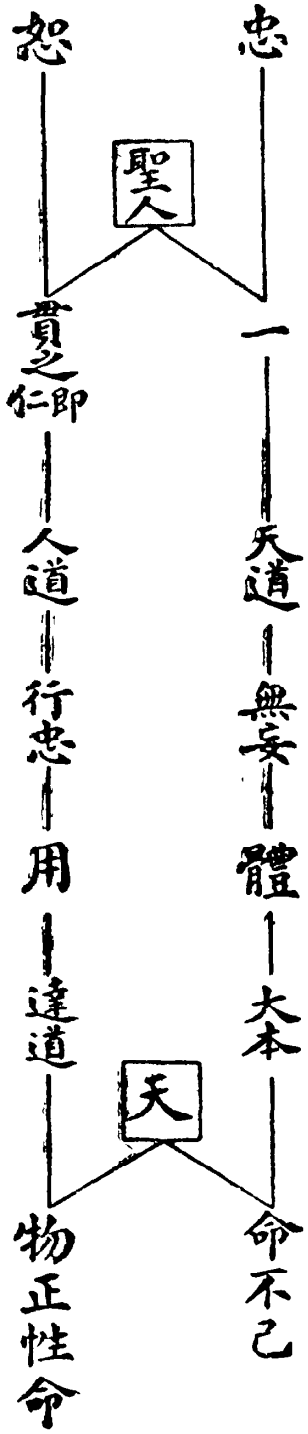
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爲道之用.各有所指.當細玩.

忠恕一貫以下。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是借用。非中庸本義。中庸謂誠者天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人道。擇善而固執。賢者之事也。此借以形容曾子所言忠恕。皆就聖人上說。蓋忠以心之體統言。卽上文至誠無息之意。故曰天道。恕以及物處言。然合事物上盡其義。卽前泛應曲當之意。故曰人道。如中庸天道則自然及物。人道則隨事精察而力行。聖人之恕。雖不待擇。不待執。終是就每事上見之。勉齋謂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意可見矣。若中庸之大本。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忠是心之全體眞實。非獨未發者也。然乃恕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一貫。恐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而已。如下文言天道。亦有忠恕之意同。

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之事。推己至不遠是也是一節。爲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也是一節。發明聖人之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繳第二節。動以天。又繳以己及物一句上。

圈外一條。言聖人之忠恕。二條言天道之忠恕。三條總言一貫忠恕。而以學者忠恕結之。蓋聖人止言一貫。而曾子卻言忠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故朱子以程子之言緝類而發明之。言學者忠恕是勉強。聖人忠恕是自然。非惟聖人可以忠恕言。天地亦可以忠恕言。又過於曾子高一級說。乃見以忠恕解一貫。無所不可。謂忠恕卽一貫。則學者與聖人無異。而古來未嘗以忠恕語聖人。謂忠恕非一貫。而曾子曰而已矣。爲截然一定之論。故程子盡力發明。以補其義。學者且於門人問曾子言時說始。則以忠恕可體聖人之

一貫.行之純熟.則由忠恕可達聖人之一貫.



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讀論語叢說中

元　許　謙　識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章

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卻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汙其行。聖人非是就縲紲非罪上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惑。集註有又言兩字。極分得伶俐。

疏曰。家語南宮縚、魯人。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南宮縚南宮閱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閱・左傳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孟僖子仲孫貜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

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

集註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贊魯國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

集註、厚之至。言稱人之善既厚矣。必本其父兄師友是尤厚也。故曰厚之至。

瑚璉章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包氏注論語。杜氏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未詳。集註、貴言宗廟之器。重言盛黍稷之器。蓋祭祀以黍盛爲上也。華美言飾以玉。

不佞章

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以專言。仲弓禦人兩句。是言不可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

集註重厚簡默四字。是就聖人及或人詞氣。幷南面章內描畫出來。或人未識仁體。而又以口才爲賢。故見其重厚。卽以爲仁而稱之。見其簡默。以爲不佞而少之。

漆雕開章

此章專主知言

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卻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說開已見道體匡廓。而節目尙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實有處說。

道不行章

或曰集註謂夫子見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夫子以子路爲道果不行。而必當浮海。能決去就之義而從己乎。抑以能盡事三如一之道。而致死以衞己乎。曰、隨身所在以致死。固子路之所優爲。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得已之言。居中國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今聖人忽幡然去此而取彼。卽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於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子路之喜。正喜許己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章

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爲問。非泛識人才之謂也。觀其再問。與歷舉三人問可見。

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體之仁耳。一事之仁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爲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偏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爲仁。某事爲不仁也。就所舉治賦爲宰爲行人而無失。卽隨事之仁矣。

古注於不知也。下有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一句好。

集注日月至焉。或在或亡。注在第一箇不知字下。只得指子路而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日月至焉。指行之出入乎仁而言。或在或亡。指德之存亡乎心而言。

聞一知十章。

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卽洞見底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只是始終字。

晝寢章

天地之氣。晝夜運行不息。晝陽夜陰。晝舒散。夜收斂。人、法則天地。故白晝用事。夜則寢臥。收斂神氣。以爲晝之用。蓋不收斂。則無以發揚。晝則勤於事爲。何況君子。尤不可昏惰。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謂當法天道之不息也。宰予晝寢。宜乎深責之。

朽木糞牆。比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卑下。不可雕朽。比教無所施。

申棖章

君子之心所存惟禮義。故堅強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慾則爲事物所屈。是心裏見他好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爲主。我心爲客。是心柔了。安得爲剛。

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剛、只是勇於行義。申棖想是倔強好勝之人。故爲慾。

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決不爲。

集注志字。當看爲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爲物所屈。無志則心逐物移。及勝字、揜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之辨自明。

我不欲章

愚竊以爲子貢若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則全是仁矣。今猶有欲字。辭氣亦自用力。但又有無字。則爲過也。恐子貢只是脩辭未盡善爾。夫子聞其無字。便言非爾所及。蓋恐其錯擔當了。試如此詳味看如何。

孔文子章

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者不可泛觀。須件件將來反身自省方有益。若此章只是因孔文子之諡。答子貢之疑耳。則於己何預。況孔圉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反。則是學者大戒也。天資敏銳。必視學爲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於恥下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位恥問賤。富者恃財恥問貧。年高者恥問幼。能者恥問不能。多恥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急病。如是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又當思文子雖勤學好問。而其制行。乃近於禽獸。蓋務知而不行也。故學者則宜知行兼用其力。而不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而以勤學好問。尚得諡爲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世。又可知矣。凡此一事。作戒數端。學者以此意讀書。則所謂三人必有我師。而皆可以進德矣。

今逸周書諡法篇。是勤學好問爲文。

子產章

集注吳氏之言未盡允。恐尙斷不煞。此二人想朱子只是取以爲觀聖人論人之言之法爾。

居蔡章

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今按因以爲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漢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之所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公龜以下。不知此名所自來。

疏云。山節藻棁。天子廟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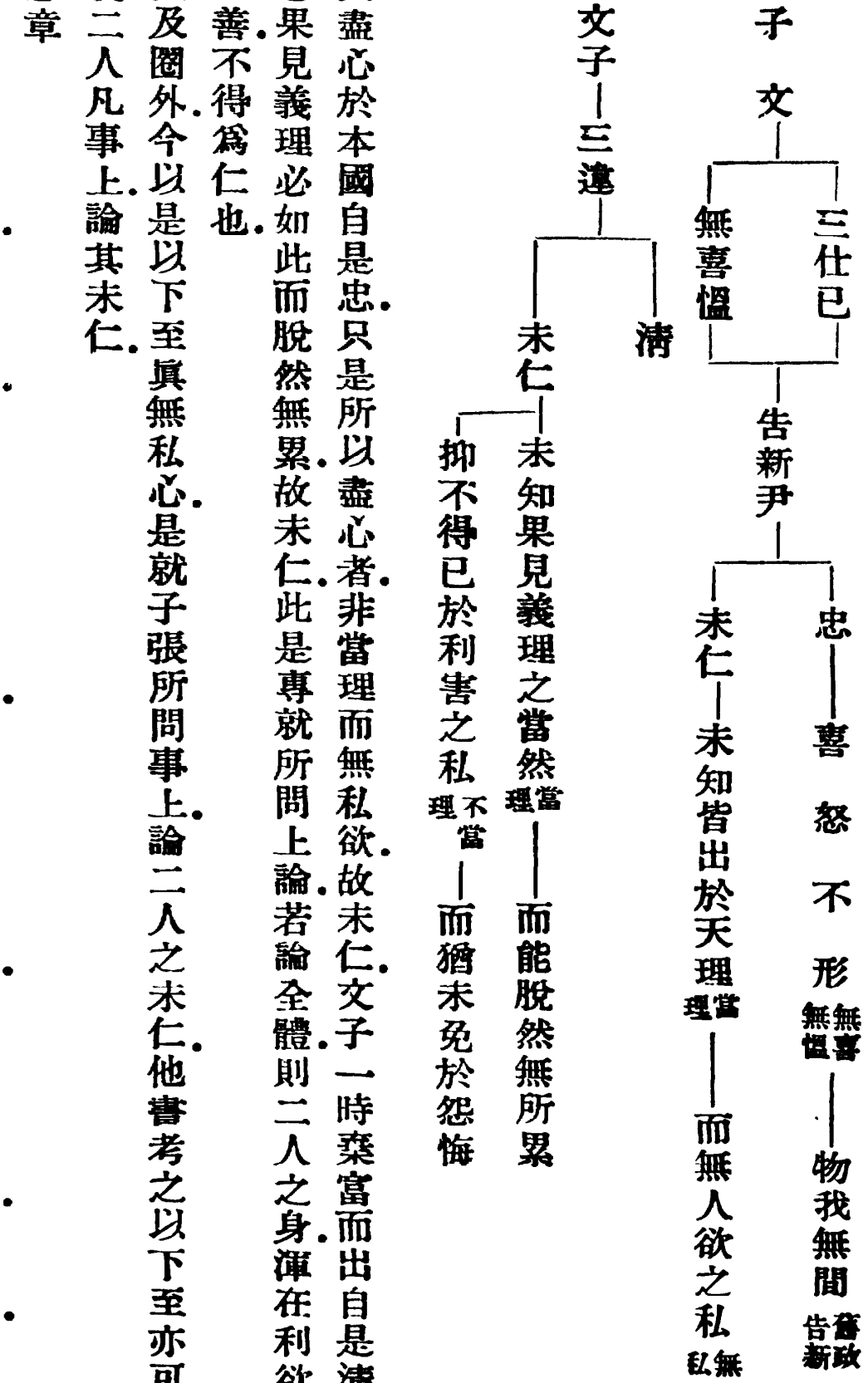
考證云。禮記管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棁。似指言廟之僭侈。與居蔡各一事。此說恐長。蓋二者皆是僭而於事無益。徒取僭上之罪。故同歸於不智。

令尹子文章

子張舉子文文子事實爲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忠清。固未論二子平日百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見其絕無人欲之私。故雖一事之仁。亦不許圈外敍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舉其失。然終在無喜慍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就子張所問。內觀其忠清休首。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惡看恐。於聖人之言難體認。

子文非文子所及。於無喜慍上見之。此難於容僞。集注言其忠盛矣。可謂清矣。固有間也。

集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子文盡心於本國自是忠。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故未仁。文子一時棄富而出自是淸。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此而脫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全體。則二人之身。渾在利欲中。雖有一善。不得爲仁也。

本注及圈外。今以是以下至眞無私心。是就子張所問事上。論二人之未仁。他書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未仁。

三思章

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旣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思也。未合理三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

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喪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氏注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疏聘禮出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齋遭喪之禮

圈外發明再思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圈外季文子事考證詳之

乞醯章

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縱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本注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介取予千駟萬鍾可知是推演說開去不是正言微生高看來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足恭章

集注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蓋爲盜者莫夜穿窬猶有畏人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之可恥之甚

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此亦是戒學者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緊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惡人。學者工夫皆是如此。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君子矣。

顏淵季路章

此章聖人顏子氣象。以集注觀之。尙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飮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宏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辭氣。不可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雍也第六

雍也章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四科。以德行稱。故集注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足以爲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者居之。楚尙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以僭爲嫌。

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謂伯子大略與己相類。故以爲問。看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

聖人乃獨於簡許之。

集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謂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一律。如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之。

居敬以脩身言。集注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疎。亦兼內外說。行簡郤是說事。

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言有一言無。似相牴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

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好學章

此章集注甚詳。而通釋亦甚密當玩。

不遷怒貳過。是好學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爲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隨卽雪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擧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

集注克己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己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定者。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要用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己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

欲尊己。不把人做事故怒遷。向他人亦不以爲事。做事差失。亦不以爲緊要。我若改卻屈己以從物矣。若勝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己甚輕。非如衆人之己。然略有私意。卽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克己、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數之者應事也。

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是言學至聖人底方法。下文學之道。學之得其道可見。

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行之理。以爲性本。只是本體眞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眞。故學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爲先。故曰先明諸心。知所往下而力行。雖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

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下二不卻兼效。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請粟章

此章大意。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未合中道。原思是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爲急。是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雖辭不許。既守一職。自有必得

常俸。辭之反爲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富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子華之過。乃冉有之過也。

犂牛章

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脩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犂牛之子騂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脩德以揜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不違仁章

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所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卽仁。是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旣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

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卽克除。又只在仁裏。如人居屋內爲主。暫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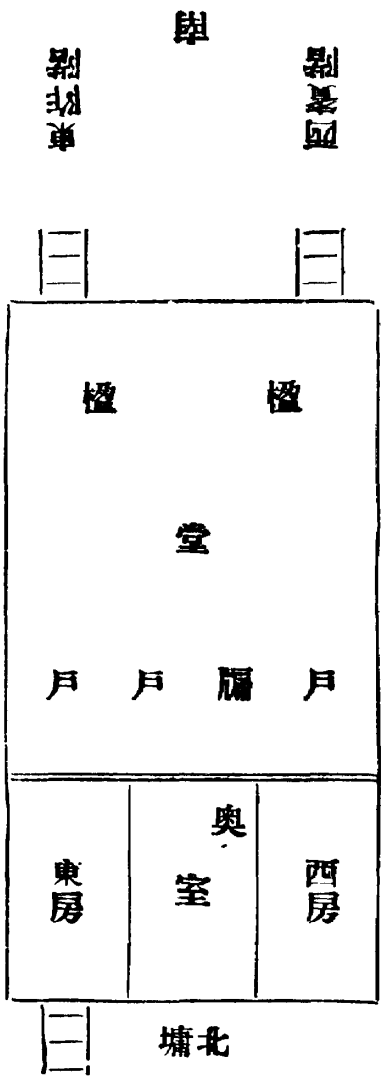
而歸。其餘心與理一勉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爲客。暫到屋中。隨卽出去。

季康子問章

從政謂爲大夫。蓋大政小事。在國爲政。在家爲事。季氏專魯。蓋以國事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退朝。謂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正欲得家臣與謀國事。故歷問孔子門人。非謂卽欲使爲大夫也。

伯牛疾章

古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爲堂而內爲室。室中爲寢處。自堂入室。左戶右牖。凡臥在北牖下。臣有疾。君視之。則遷床於南牖之下。使君入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問疾。故亦遷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之訣。



古宮室之制。大意如此。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基謂之堂。）位卑者堂低狹。（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小寢。東西夾。左右塾之類。）大夫士則惟有東房無西房。

簞瓢章

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耶。

集注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冉求章

爲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卻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明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卻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君子儒章

當看考證

武城宰章

集注飲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國

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婣有道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正大總言二事。無苟邪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子平日無之之意。

祝鮀章

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嘆也。

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

道只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卽由之。當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爲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爲喻最切。須

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旨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質勝章

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爲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人生也直章

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而免死爾。謂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知之者章

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會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

集注。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

中人章

質與學兩言之。

問知仁章

通釋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爲。復戒之以所不當爲。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集注。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此。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

知者樂水章

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於物理。無少凝滯。不留渣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爲物。流行不滯。而其漸漬浹洽。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各付物。而己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其心言。則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體靜。其效自然壽。然所謂壽。非必如堯舜禹湯。然後謂之壽也。蓋受命於天。其壽夭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則是我夭之矣。非正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博文約禮章

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脩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爲自己之行方可進德。（闕八字。）是收束向身意思。集注約要也。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見南子章

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背於理。理與己不相關也。

子路惡惡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爲法。見惡不可不遠。

中庸之爲德章

饒雙峯云。此章上句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此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故彼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此章久矣。是言近世如此。彼章久矣。是言自古如此。

集注。中者無過不及。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久。才好奇欹側。便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是此爲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博施章

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他田。蓋土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故一井之中。其中

爲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一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
博施之類。病濟衆。集注言之甚明。
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衆是人人皆博施。濟衆大概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
髮者。皆濟之是衆也。
聖只是行仁至極處。盡仁之道。聖與仁不是兩等人。
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所謂以己及人。仁也。近取譬。所謂推己及人。恕也。上出於自然。下出於勉強。
學者只是欲學爲仁。古時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門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未知仁之體段。
故以此爲問。然所問地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位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此爲仁。則終身不
可至。故孔子既非之而又教之。第一節言爲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仁之本體。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
法。

述而第七

德不修章

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脩、義之所
在。而徙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爲之。則只作知行看。徙義改不善。是脩德之目。

志道章

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爲之不厭道字雖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

志道據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當並行依仁則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息耳

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爲學只是要全一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功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少放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

集注知此而心必之焉爲道主於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在行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內

他歧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及差誤處謂志之專見之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達九達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

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有得即堅守不忘遇再應如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則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違仁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仁即顏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據德上至依仁只是存養爾據既是執守之意是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勿失則此句就有

德而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於道一句上。志於道、不是道在彼我心卻在此專思之欲至之之謂。既謂之道。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妄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爾。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於仁。勸辭也。至於游藝。卽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多。積之既久。則百行皆善而德備。德既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仁字說。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說依字。存養是正說依字意。

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繹其文射御書數既學之。卽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效處。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

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說上四字。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游。輕重之倫。說下四字。前三者重。藝爲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亦游藝意多。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漸磨之功矣。

束脩章

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類如此。

集注。脩、脯也。周禮。膳夫肉脩疏。加薑桂腶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

憤悱章

既憤悱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教之出於勉強。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究。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爲學。不是聖人吝於教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

用舍章

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其所藏之道於外。人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有此可行可藏之道。

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注取尹氏行藏安於所遇。雖若不甚分曉。然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則以此意看行藏安於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注難讀。初把淺近意思來看。固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會注意亦合。又久而看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唯聖人之言廣大淵深。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

通釋曰。暴固是徒搏。馮固是徒涉。然二者皆有慢侮侵陵之意。

富可求章

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語意自明。

子所愼章

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於外。致齋三日。齋於內。散齋不御、不樂、不弔。致齋、則居於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飲酒。不接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禮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爲衞君章

衞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貢引之以爲問。若孔子不許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斥矣。及答之曰賢人。則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於辭氣之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注謂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於己。而父命繫於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於己。而天倫繫於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爲必當逃。而惟恐國家來累及於己。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

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注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生平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斷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幷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也。故集

注不得不入此段。而後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

飯疏食章

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疏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可閑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

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卽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

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於上。是簞瓢陋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物所改。蓋顏子惟知自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無所往而非樂也。譬之然火。顏子始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風來不曾動得他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風自來。隨風都有許多光焰。此顏子具體而微。顏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學易章

集注消長者陰陽之機。吉凶者陽陰之應。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進退得失之極也。夫陽長陰消。吉道也。

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雖吉。失位或凶。陰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中各自有吉凶之理。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事位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爲身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吉凶消長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行之。故曰道。

使知其不可不學。是先說下。可以無大過。又不可以易而學。是覆說上。假我數年。卒誦聖人之言。所謂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集注引史記於易則彬彬之說。因於此章下只明用易而可無過說。是爲學者修己處切。案句似有脫誤。

雅言章

集注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者爲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人也。情發而爲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愼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卻用此以理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如此。

葉公問章

憤是求知之切。樂是行之之效。不知老將至。自強不息也。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言聖人之學全體。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而言。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是至於極而樂也。以萬事而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必至於全體也。其憤樂相繼。剛健不息。是純亦不已也。全體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純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

全體與仲弓章全體不息字同。

天生德章

天生德。或問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二三子章

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俟言以爲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反諸身。何以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如觀行。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學。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集注雖不明說二三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意自可見。

集注襯貼文義說。自是正意。圈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全體大用上事。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顏子之歎高堅前後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之。聖人之道猶天。言全體。俯而就之。言小節。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爲自修之基。故以文爲先。既學文則當反之於身而修行。故行次之。修行當以忠信爲主。忠是發於心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又爲學文修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以質言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恆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時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恆者能學亦可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恆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恆者情狀卻正是教人學有恆之方欲爲君子先須有恆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爲有恆矣此三者於學問事爲處家皆包得盡

有恆固言資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恆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孝弟爲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爲有謂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虛而爲盈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此二者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爲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

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爲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記於心。以備參考。雖未足爲知之明。是亦知之次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人可擇而從之。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爲婚姻。與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祖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取之。卻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太岳之姓爲姜之類是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祖父之字。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類。或以祖父之謚。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宣伯之後爲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鄭夾漈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於古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魯、衞、鄭、邢、茅、蔣、胙諸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

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賜姓李。都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數世後。不辨眞僞。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至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卽聖之地也。心德之全。人道之備。卽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說。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之不厭。卽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卽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更覺易見。

奢不孫章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爲人所鄙而已。故不孫寧固。

子溫而厲章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或大過而至於猛。好禮者不能恭。能恭

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尙略。此章察之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衆人。謂人性本皆全善。爲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爲所蔽亦偏。其見於容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反氣質有偏句。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嘗少。爲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停當和平。略無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所稟氣質言。故著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
中和之氣。是關渾然合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溫。卻有威可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溫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太猛。使人懼愾。恭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強。合而觀之。豈非中和之氣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陰　而　厲　威　而　不猛
陽　溫　（陽之和陰之柔）
陽根陰
（陰之嚴陽之剛）
（陽之實陰之慘）
（陰之順陽之舒）
合

德　恭　陽之主　陰之肅

而　陰根陽

安　陰之定　陽之健

圖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卻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即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仿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傅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皇王大紀。祖甲三十一年。文王生。以文王沒之年考之。非是。）書稱祖甲不義惟

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固爲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旣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國固太伯之國而太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之意託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而稱所以爲德之至也王文憲謂集注朱子因舊傳修入未及改

啓手足章

此章作兩節看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成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臨深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孟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麤厲當文雅不放肆當矜莊正顏色便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荏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集注曾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曾子之旨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下學亦有入頭處久而至於曾子地位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

問不能章

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於人能與多聞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爲己益但就他人一件長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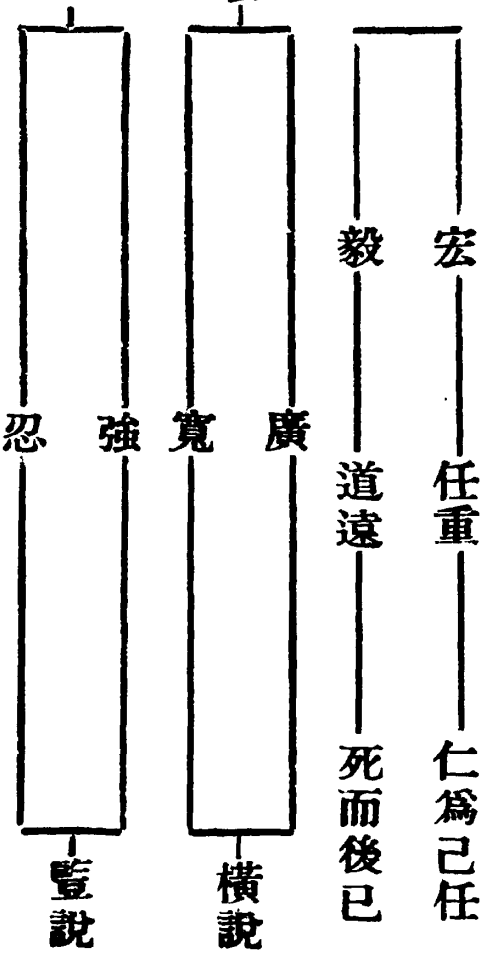
此章兩節皆就己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不校集注以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有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間、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託孤章

八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爲二事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己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宏毅章



興於詩章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爲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爲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己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被之弦歌。頒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據毛氏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既知義理。則凡見善卽取爲法。見惡卽取爲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爲法戒也。

抑揚反復。正言吟咏。抑揚是吟咏之聲。反復言吟咏之不已。學者於書。固須口誦心維。況詩有音節可以吟哦咏歎、則感於其心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於人。遜者讓己所有。恭敬律於己。辭遜接於人。行禮以四者。闕六字・則禮之事也。闕三字・其大綱文章。是其闕十七字・。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禮。不爲其闕三字・奪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語錄曰。謂如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以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蔟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蓋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卽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

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宮九十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鍾。太蔟、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渣滓者、氣質之偏。與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全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和順道德。如云不違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庶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況庶民乎。

好勇章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若處非其時。而勢不能誅討。徒疾惡之。則

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偏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之才之美章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集注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爲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目。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程子開說驕吝。朱子合說驕吝。氣盈歉不同時。遇一事氣盈則驕。遇一事氣歉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長。則矜衒誇張。以氣陵人。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掩閟靳嗇。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若吝本根而驕枝葉。則所以吝者乃爲驕人之地。驕是發見在外者。吝是在中者。吝是智底意思多。驕是能的意思多。若驕則人將皆知而能之。我無可以驕人矣。惟其吝則我測常足以陵躒於人矣。此又是一等人。程子合二說言。盡驕吝氣象。

則不吝圈外。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吝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篤信章

此方能好學信之。不篤則不能好。善道者持守不堅固。畏死避害則不信。不知義理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若不善於道。則有不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用。義亦徒死而已。

篤信須是能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善於道。不足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於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不在位章

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細務。亦是也。居下位而謀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皆是也。

師摯章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正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關雎所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關雎之亂。蓋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狂不直章

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爲不精詳。侗、謂無知、以理言。悾悾、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侗悾悾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而不計較小節。則爲事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爲。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亦不教也。

學如不及章

爲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尙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爲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爲學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育。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爲事。一如與己不相關一般。

大哉堯章

上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是不可形容也。人所可見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爾。然此乃粗迹。其妙用入神處。皆不可見。唯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於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言堯之成功可見者。唯有禮樂法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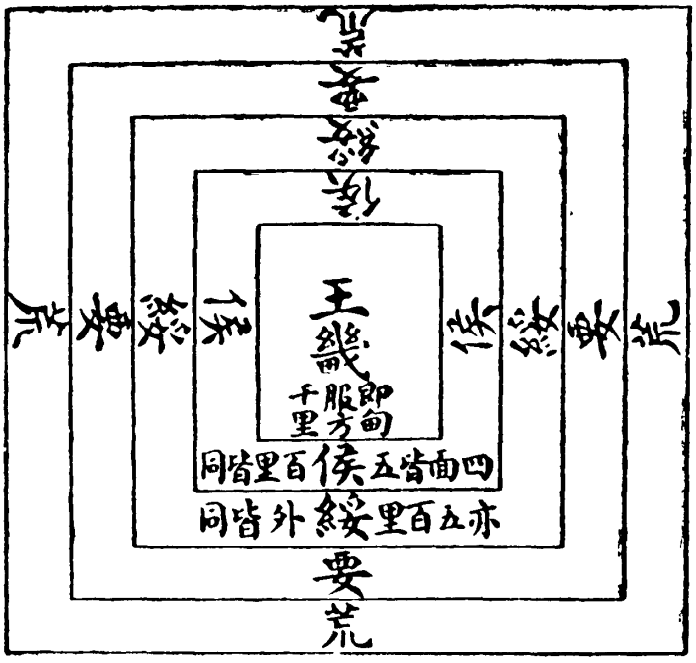
圈外卻是成功與文章對說。

舜臣五人章

此章語脈須仔細體認。舜有臣五人。懸說起一句在上。而孔子是就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與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爲盛爾。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以可說盛於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五人功德尤彰著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夫子但言周之德。不可獨以文王爲說。武王卽位十三年才伐紂。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王不忍見民墜塗炭。乃爲天下去暴爾。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荆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尙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上中方方千里。爲王者所居。卽甸服。四面各相去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綏服。又五



百里爲要服。又五百里爲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方五千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禹章

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子罕章

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爲。不暇計較利己。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尙。蓋事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爲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麻冕章

冕、冠纓名。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元。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

以下。上公亦自袞冕以下。諸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王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綴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八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麻冕、禮也。集注云布冠、亦總名也。鷩、必滅反。毳、昌銳反。希、陟里反。

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卽營造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爲今百眼篾。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辟賓。升成拜。公答再拜。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辟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觶下拜。小臣辟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雖爲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辟之。聞命卽升。若堂下拜訖。君辟之卽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辟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不言升成拜。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乃賜車服。侯氏降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則他從可知已。然行禮又各有節。亦多有臣拜於下。不辭升者。蓋各有宜也。公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章孔子之言。又似

臣凡拜。皆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程子是推凡處事說。

子絕四章

集注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闕十二字。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大凡我固闕三字。亦有不自主聖人闕成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闕自不在闕如無適無莫。仕止久速。是無固。如佛肹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往。墮三都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闕變。是無必。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記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爲學者說。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開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大宰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大宰以夫子多能爲聖。子貢則分別德與才以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大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貴多能以曉之。語錄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多能爲聖人餘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

鄙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　斷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與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章之類。本末、是綱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答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修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既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蓋答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淺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其用。

喟然章

仰鑽瞻忽。篤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爾。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體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通釋考證二書。言之詳盡。須細看。

集注恍惚不可爲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

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二夫若己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己。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爾。由字說傳文約禮。
不怠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蓋顏子雖曰從之末由。非是自畫之辭。是言當時所至爾。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人爲臣章

魯哀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衞。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將夢奠時也。或問謂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舉是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爲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爲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默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禮。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飮酒而爲其所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以此數者答之。觀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詞辨證。集注未及改。

先看川字爲主。著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字指與學者之辭。謂萬物與道爲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闕。

集注三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此道體是無形之體。是體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如川流。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卽指川流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下遂歷敍五端云。皆是與道爲形體者。此第三箇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清而所包者大。下則漸著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爾。

一道體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是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

本注道體是道爲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爲道之體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修以成己德。但人眞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喩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圈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道。則好德有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惰章

集注心解字。補不惰之前。顔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卽融釋脫落。略無凝滯。既心解卽勉力行之。造次顚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惰。此是形容顔子不惰。非衆人不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顔子之進。亦所以勵學者之惰。

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顔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爾之地。未見其止者。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

年富者未來之日尙多也。人以百年爲期。今當少壯。則未來之日尙富也。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巽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喻焉。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奪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卽臥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忌。椎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奪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縕袍而不恥。此是舉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爲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爲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上志於道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鑠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蔕於心。唯見道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

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二臧字似有不同。不忮不求。安得不善。上臧字。就不忮不求中說。唯不忮不求。何足爲善。下臧字就不忮不求外說。

禮記縕爲袍注。縕謂纊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爲之。枲著。枲、牡麻也。以枲搥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著、釋縕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枲麻裝衣也。此縕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歲寒章

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斷者然。

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不彫。但言後彫。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

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共學章

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爲己。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守不變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今以權字當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卽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禮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蓋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爲典禮雖備。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而禪讓。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

放之。其義在於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此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卽可常行。所謂權卽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子之不肖而讓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惡而湯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至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難。思之則易。難易在思不思耳。

鄉黨第十

鄉黨節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言。貌、指恂恂與謹。

使擯節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如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論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迎賓至門。侯伯以下。禮皆如此。若使者來聘。來主君至大門內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閾外闑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禮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路寢。

集注。躩、盤辟貌。辟音闢。謂是盤旋開闢。聞君命敬之。若無所措其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旂。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之具。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饔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應門二徹參箇。應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箇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箇爲證。則門之制或同歟。

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楔。卽今所謂門牀。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棖闑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介。則在東而拂闑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棖。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闑而入。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闑西而入。私事、私覿也。己之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闑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謂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旁闑東。則亦不敢當此而立。

行不履閾。一者爲行。乍高乍低爲失容。一者爲履。穢門閾而不淨。

集注宁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屏。大朝會卿大夫立門外。君立於門內屏外以待之。謂之宁。

攝、摳也。摳、卽闕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縫也。階一尺爲一級。故上堂摳衣。必去地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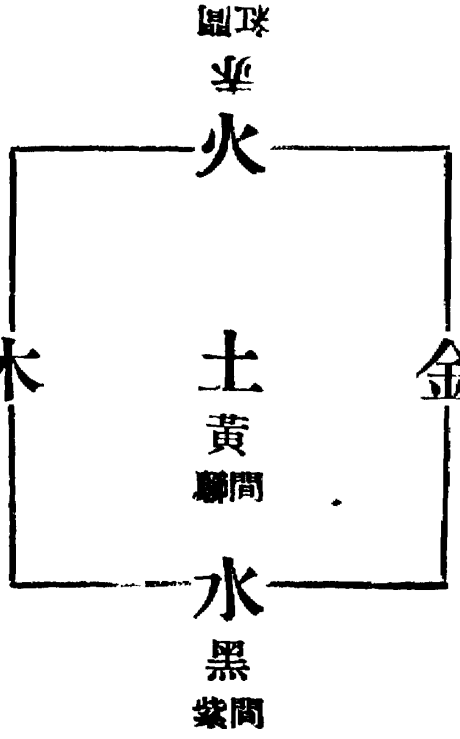
執圭節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爲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享禮。享、獻也、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璧。有庭實。此圭璧又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者。庭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束帛加璧。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以見庭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注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圭七寸。則璧亦七寸。）皆有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璋。疏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其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侯伯則六寸。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左右剡各寸

半。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厚半寸。
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
紺緅節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緅。飾者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集注取此以爲說。疏曰、緅。闕二字。案今疏云緅。淺絳色。



火克金赤白爲紅
金克木白青爲碧
木克土青黄爲綠
土克水黄黑爲騮
水克火黑赤爲紫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則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綌以爲裳。亦貴賤之等也。

夫以皮爲衣。冬服也。凡服內有袍襗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蒙之。謂之裼。此所謂衣裼衣也。裼之色必與裘之色類。裼上加襲。襲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麑裘。君王視朔之服。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然此是衆人之通禮。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裼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文。否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襗、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衝牙。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若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刀礪、小刀及礪石。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筦。遰、刀鞞也。玉藻又曰。孔子佩象環五寸。瑞、而竟反。玟、武巾反。觿、許規反。遰、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去

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疑衰。蓋布縷皆有事也。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注疏謂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曰。凡弁絰服。其衰侈袂。謂弔服皆著弁絰也。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侈、大也。凡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加麻絰也。庶人之弔服。則素委貌白布深衣。聖人之弔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縐絺。謂以展衣蒙於縐絺之上。展衣者、禮服也。既服禮服。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注取此。以證絺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絺。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縐絺、絺之尤細靡者。

褻、積褻。是衣襺積疊也。謂之襺成疊。卽今日所謂襴也。褻、必益反。襺、之涉反。襴、賈限反。

食不厭精節

割不正不食。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引陸績母切肉必方爲證。竊恐方正自居意。經文正字則該之。古者燕饗有大臠曰胾。又有切肉則。闕二字・者必方可也。其餘牲體。闕二字・骨。闕及腸胃肺心割。闕各言。闕二字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兼此二說。恐盡正字意。

古人食。闕三字・有醬之相宜者。合食之。周禮王者之醬百有二十甕。其。闕三字・多如此。如內則魚、鮪、芥、醬、麋腥、醢、醬之類。以魚腥爲膾。則合芥醬以食。麋腥、謂麋之生肉。蓋亦膾之類。則合麋醢及醬以食。又有所謂濡

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皆實蔘。此則烹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醬。皆是醢及醬二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是亨飪條。不備則是失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卵音昆。亨音烹。古注。齊棄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出薑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注雖自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齊一類錯簡在此。

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寢則無可言者。

鄉人飲酒節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曰。卻凶惡也。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內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爲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唯天子得爲之。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注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厲鬼將隨強冷出害人。謂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廐焚節

廐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廐、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皁有趣馬。繫有馭夫。廐有

僕夫。駕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駕。駕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駕。駕則一當其一。此章爲邦國之廐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駕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七十八人。總一千二百六十三人。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爾。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駕。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七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雜記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節

集注引周禮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曰舉鼎。十二備太牢。此舉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以少許置之地。以祭始飯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品。授之於王所。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嘗火熟者。謂其烹之於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注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指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

凡祭。坐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今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禮。故君祭則先

飯。

寢不尸節

古者車皆立乘。馬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俯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憿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